V
KH11.82
L961

新:76

故事半古　倍之　　鍾朗

程功於古、而益知齊王之易矣、夫功所以程其事也、事半而功倍、反手之說、不益信哉、今人莫不于王道則疑之、于伯功則尊之、動曰古今人不相及也、夫古今人何遂不相及之有、試使今人處于古、而度其所以奏功、使古人處于今、而度其所以有事、則事功之差數覩焉已、何則、事居于功之先者也、功效于事之後者也、然世有為其事而無其功者矣、抑有〻其事而功不逮事者矣、即有其功有其事而功適副乎事之期、事止洽乎功之量者矣、況乎古之人、其才力之相勝、不知凡幾、其經營之遠過、不知凡幾、後其世者、縱淬厲以圖之、勉強以赴之、猶懼不給、敢

筆勢高挺

室中翻簸以展攜賽之勢

580875
SEP 18 1940

不量其才力不度其經營而遂謂大愈于古之人也不重疑其迂而近于誣乎而不知非迂也非誣也每見聖哲之籌畫皆欲以全力付之乃吾方靜而有所需天下已迫而不能待則雖聖哲也而亦有不復用其全力之時亦每見英傑之圖維亦欲以歉心居之乃吾方當慮終以經始天下已若過望而辭餘則雖英傑也而亦有不必操其歉心之會吾於是深歎古今人不惟不相及而今且可大愈于古也古之權在天子今之權在諸侯取之孰順而孰逆古之虐止一夫今之虐有七國仇之孰多而孰寡古一天子行虐而數賢人輔之今數諸侯行虐而衆策士助之其勢孰可恃孰不可恃故不必西州父母而群情之飢渴已慰也不必重熙累洽而率土之歡歌以遂也并不必遵養時晦遲之數十百年而大小之邦咸加懷畏也夫豈為其事而無其功乎夫豈有其功而功不逮事乎夫豈有其功與事而功與事遠相副乎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齊王反手豈其迂耶誣耶

是總結齊王反手之易與文王百年之難古人指文王也泛論便不醒第此二句猶是縮脚語徑盡不得摩空攫勢取下句如怒猊之石渴驥之泉文之善用氣者

故事　鍾

故事平古　二台　徐與喬

由民情以計功較之古人而益明其易也蓋以德行仁而有事即功在斯民矣不有易于古人者乎若曰民之望治既切而必俟三代之盛王庶幾一出以觀其備亦何敢易言天下事哉惟權其難易而代為之謀有至聖深修而未足者英辟振興而有餘政不得以慎重求全之說取法古之恒軌而斷之也今日者齊之易王非望其悅民有政乎仁政行而事之出於上者皆德矣忠厚在主術尊親即效為民風不必如孔邇之思於南國也寔有其事而方州豫附可決之指顧之間瞻依在人心通變可推於天道不必如眷顧之重以百年也方有其事而景運光昌

（反振軒舉）（緊射文王）（不足法句）（重振事字有力）（朕文王妙）

自應于未同之下以事程功其易于古人者不斯如歟古之天下政失于天子今之天下政失于諸侯則取民于天子者難取民于諸侯者易其事然也有仁者出何俟以陰行之術為之遵養乎即數大事之遂過乎強侯遂為古人之道所必取以觀徵書奉朔之宏圖而六州之咏化猶小已古之天子向背視其諸侯今之諸侯去就成於百姓則諸侯之無異心者難百姓之無異心者易其事又然也有仁者出何必盡大小之邦為之懷畏乎即一二事之足收乎民志遂為古人之效所莫及以觀數舜未王之茂化而九年之受命猶緩已此功之提應于崇朝者乎必有勇于趨時者為爭先而取強必有明于審勢者為沉幾而觀變在乎相天下之機矣機所必發雖古人處此決不能終為持重以安柔順之節而況名藩坐撫方有長駕遠馭之心豈可無發憤圖雄之事此功之卓絕于當世者乎必其增修令德而由居志以合天心必其粗舉大政而由朝廷以式四境在乎親天下之統矣統所攸歸雖事或未全決不能相為遜謝以待觀成之後而況前模可法既有懷保惠鮮之意何不為成勳撫夏之人故曰事半而知今人之不及于古者德也仁也曰功倍而知古人之不及于今者時也勢也何疑於齊王之說乎

不獨申辨齊王反手即是解明文王足法古之人三字乃有關目處

處對定文王立論經緯精彩甲線索極細

故事半　徐

孟施舍之　一節　笪重光

於似之中而明其是則大賢所守獨隆也蓋守約非氣之謂也未明辨其不如而曾子何以別於舍哉嘗攷孟子受業子思而子思之傳出於曾子是其統所自也至與門弟子言不動心而於氣象之間比曾子於孟施舍之徒得無以偽亂真乎故引曾子自反之說而特明其分曰大養勇之說未可一辭畢也不先為形似之論無以辨其淺深而大勇之寔不容以異流托也非定夫指歸之人又何以存其究極吾於是而可以言孟施舍矣吾於是而可以言曾子矣吾前之以守約予舍者徒以黜形舍也離黜而舍不可以言約也吾前之謂舍似曾子者亦非以舍

○不○動○心○之○原○出○于○此○固○系○不○苟○

須有此洗刷

上以字

分辨似字

○業○愈○輕○而○愈○徹○

壬辰

與曾子較也與曾子較而舍併未嘗守約也蓋舍所守者特氣耳不勝猶勝視千萬必往何如也能為無懼視寬博亦惴何如也信乎舍之所守氣也非約也若乃曾子尊其所聞則有體矣行其所安則有用矣問曲直不問勇怯也以夫子正子襄則能循本矣以縮不縮為惴往則非逐末矣於己見小心非於己見壯趾也然則舍之無懼曾子則有懼也舍之猶勝曾子則自勝也論舍之疵固不如曾子之醇者論舍之非更不如曾子之是也蓋至曾子而後可謂之守約矣是故槩以約言則舍有舍之約曾子有曾子之約分守氣與守約而言之則舍固不敢與曾子衛而曾子并不可與舍同論也而不動心之道可得而言矣

（側落輕重分明）（遠便是反身循理是怎麼樣守）（只在上節看是）（一步更分明）

守約是說舍的却推到曾子身上只道破似處耳反身循理講理是這般若論作文聖賢言語有來路有去路語氣清書理自出篇中只於舍與曾子現成處兩兩相形體貼不如二字意思更不說舍是怎麼樣守氣曾子是怎麼樣守約

自記

自癸未以後文字皆蠻做不復顧題之語脉虛神此種文出自覺塵翳頓除犂然有當後來但學其挑剔輕鬆而不得其理空滑之弊又生於此而先輩朴實頭真本事竟不可復見矣余謂作文必書理出則語氣自清來路去路自得若此自記語倒便有病怎麼樣守約守氣說得透徹豈不更好耶然其神骨之清真機趣之適古今之挑剔

家不得而襲也

孟施　算

告子曰不　其氣　陸龍其

時人不動心之道、無一可者也、蓋告子之不動心、以勿求為道也、抑知心與氣、皆有不可不求者乎、甚矣告子之妄也、且心之所以不動者、必其心明乎理而無所疑、故持之內者不可不嚴、亦必其身安乎理而無所懼、故養之外者不可不密、是皆不容以不求者也、而告子之學異是、告子以為吾所恃以御天下之無窮者心而已矣、天下之是非不可勝窮也、吾守吾心而自有以通天下之故、不必以不得於言者而汲汲求之心也、吾身之動靜不可勝制也、吾守吾心而自有以善一身之用、不必以不得于心者而汲汲求之氣也、是雖未嘗不知言之不可置、然不

即始知言養氣

一句括却虛含下文

陽明之說正如此

說告子病根即安頓上四句語氣

以言之不得者實求其理於心而欲守其空虛之心以待其言之自得是猶之置其言矣雖未嘗不知氣之不可置然不以心之不得者實求其助于氣而欲守其空虛之心以待其氣之自得是猶之置其氣矣故就其說而淺論之則勿求於氣者較之勿求於心者稍為僅可從其說而深思之則豈有一可者哉蓋人之心所以能御天下之無窮者非僅恃其空虛之心也內之有以明理而決天下之疑者存乎志是志也固帥夫氣而至焉者也心之主也外之有以安理而待天下之變者存乎氣是氣也即充乎體而次焉者也心之輔也志不持則無以主乎內而心且疑眩而不知所從雖養之靜存之時者無不至而理之是非不可以虛揣也故善治心者非徒存其心也而必有以持其志氣或暴則無以輔乎外而心且震撼而不能自必雖養之淵默之中者無不至而身之動靜不可以強制也故善治心者非第存其心也而必無暴其氣夫志當持則告子勿求于心之說固不可矣氣無暴而告子勿求于氣之說亦非真可矣然則告子者固守其心而自謂不動者爾豈真能不動也哉

時說謂告子守其空虛無用之心不管外面之差失因目為禪定之學其實非也告子乃是欲守其心以為應事之本蓋近日姚江之學爾然既不能知言養氣則其所守之心亦何能以應事故猶自覺有

不得處。雖有不得。彼終固守其心。絕不從言與氣上照管。殆其久也。則亦不自覺有不得。而冥然悍然而已。以冥然悍然之心而應事。則又為王介甫之執拗矣。故告子者。始乎陽明。終乎介甫者也。大抵陽明天資高。故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告子天資不如陽明。則遂為介甫之執拗矣。介甫不知治其心而執拗者也。告子徒治其心而至于執拗者也。然則學陽明者。其弊必至于執拗乎。是又不然。如告子天資剛強。故成執拗。若天資柔弱者。則又為委靡矣。故為陽明之學。強者必至於拗。弱者必至於靡。然陽明之徒。亦認告子為老莊禪定之學。謂告子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如種樹者。專守其本根。不求其枝葉。若孟子言志至氣次。是謂志之所至氣必從焉。則如養其本根而枝葉自茂。與告子之勿求者異矣。噫。孰知陽明之所以言孟子者。乃正告子之所以為告子也歟。自記

步步對炤知言養氣。針線精密。下六句。仍雙開不說煞。以起丑問。皆見用心細確處。百餘年以來。邪說橫流。生心害政。釀成生民之禍。真范甯所謂波蕩後生。使搢紳翻然改轍。至今為患。其罪深于桀紂者。雖前輩講學先生。亦嘗心疑之。然皆包羅和會。而不敢直指其為非。是以其障蓋深。而其禍益烈。讀此文自記。為之驚歎。深幸此理之在天下。終不得而磨滅。亦世運陽生之一機也。至謂陽明天資高。但

守其心亦能應事即朱子謂禪家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為人好非禪之力意然如朱子所稱必富鄭公呂正獻陳忠肅趙清獻諸公乃可謂之行得好耳按陽明所為皆苟且僥倖不誠無物吾未見其能應事也觀其通近侍結中朝攘奪下功縱兵肆掠家門垂舛尤甚皆載在實錄可攷而知也實錄稱其性警敏善機械能以學術自文深中其隱矣或曰子何言之激也曰是則是非則非無渾融無矯激陽明答羅整菴書直指朱子為洪水猛獸比之為楊墨楊墨之與孟子不可以包羅和會者也使其果是則朱子盡非亦不可兩立也凡論佛者曰我不佞佛亦不闢佛此必深于佞佛者也曰我不入君子黨亦不入小人黨此必深于媚小人者也故凡謂朱陸無異同及陽明之于朱子有合一處者皆異端之徒陰陽惑亂之術不可不辨

不得於心　六句　杜衡

心之不可強制為就其說以斷之焉蓋知有心而不知有氣與言者所制在心所害仍在心也不得勿求盍亦審其可不可哉且夫人苟有事于神明之際則內治為功貴得其自然之所存而矯強之說所不得參焉者也故人知放其心者為心害而不知守其心者亦足為心累此不可不明指其非而直決之耳今觀不得勿求告子之不動心蓋在耑治其心矣耑治其心則心之所發心之所受皆非心之所得而主也而氣之與言亦遂于心有衡決之勢專治其心則心之所應心之所感皆非心之所得而通也而氣之與言亦遂于心有隔絕之端是必終其身無

（先將告子病根一棒截斷是人造俱無手段）（提明）（愈勿求愈多不得矣）

借出可字正為告子援無一可耳有此頓跌下可不可都活相

氣與言之用而後可也是必氣與言皆非心之所出而後可也而告子何能然也試就所謂不得于心勿求于氣者思之心本至靜有氣挾之以行而心遂不能安常靜之天心不得而求于氣則似乎予氣以權也

此說彼說講

以心之故而求氣或至以氣之故而擾心將所求無蓋所得乎尚愈于氣之決張無主以自亂也吾猶得而薄責之也更就所謂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者思之心本至虛有言辨之於微而心始克善其虛明之用言不得而勿求于心是直以心為無用也以心之故而廢言必至以言之故而匿心豈所得不係所求乎弊將使心之寂滅無靈而後止也吾不能不急正之者也蓋君子之于異學必存其似是之見而後得以厚繩其是非吾以其可者許之使知心之于氣本末似有攸分而主于勿求者或亦可免物亂官而官亂心之患乃君子之于異說必反其背正之論而始有以大服乎其心吾以其不可者黜之使知言之于心內外本乎一源而強言勿求者天下豈有言違理而理遁心之學蓋心與氣一而二言與心二而一者也然則即所謂可者亦豈真可也哉

此據我說講

盡撤其都

關竅只在可字中有不可意在耳然辨駁在下侵露不得妙于起處說盡告子病根到落題後可字都是不可字矣

夫志氣之　六句　王枝

大賢論志氣之相須而得兼養之功焉夫志為帥而氣已充之則至之與次寔相須爾孰是持其志者而可暴其氣哉意謂事有人之所見為不必然而我不得不推論之者吾身之內有本末而無可取舍知其所以合不知其所以分將雜施而不可訓也知其所以分不知其所以合將偏廢而不可為也（觸處洞然）彼告子之勿求也究何一而可乎（著此語好）夫志之本於心也與氣相衡志有知而氣無知則無知者之受命于有知者理也志中處而氣外應則外應者之稟承於中處者勢也是故擅神明之宰而以率百體志之位尊而難註志固氣之帥也然氣之周乎體也與志相成（發帥字精刻）（固字始註）（然字始註）

不得　杜

見於耳目而為視焉為聽焉則視聽之有由可知也見於手足而為持焉為行焉則持行之有由可知也是故效旋轉之務而以接萬感氣之功顯而可見氣亦體之充也夫志而曰帥凡氣之以形用者何莫非志之以今行者而志之為志其重也否則有氣而無志是有衆而無帥也夫有帥而無衆且猶不可而謂可有衆而無帥乎所以人雖賦畀多端要莫有加於志者志固至焉然氣而曰充凡志之以神用者何莫非氣之以力加者而氣之為氣非輕已否則有志而無氣是有帥而無衆也夫有帥而有衆猶虞其疎而謂可有帥而無衆乎所以人雖立志有定要未有可置夫氣者氣即次焉故誠明乎志之甚重而有求不動心之源者固必曰持其志靜而存養之惟密使清明之不奪於攻取可也蓋志之不持則有覺之靈粹已難自存而帥者先失其為帥名之至焉不可也故知告子勿求於心之說妄也固不待辨而自明者也然誠明乎次之非輕而有求不動心之輔者又必曰無暴其氣動而滋息之有方使運旋之不損於遏抑可也蓋氣之或暴則翼衛之能無以自展而充者亦失其為充名之次焉不可也故知告子勿求於氣之說妄也尤辨之而不可不早辨者哉

此六句自翻斷上文可字意側在氣邊然語語與志字並下不但側重不得并互發不得若側重互發則公孫不必疑問孟子不須重答

矣故此題不嫌其不明語意正嫌其太明耳此只兩二平下妙用註中幾箇虛字斡旋其間便見每上一句是承上不可是賓每下一句是駁上可字是主而側重五費之意無不透現滿壁龍鱗點睛飛動

夫志氣　王

夫志氣之　六句　趙子瞻

大賢衡氣於志而明其運治之功焉夫志為帥而氣為充則氣特次于志耳彼暴氣者安得為善持志者乎今使人之一身但有至靜者以宰於中初無至動者以形乎外則不動心之學亦何難抑氣以伸志矣惟有心所見之志即有心所運之氣而者藏于一身之內而心之動不動係焉此守約之功所不得矯制而偏遺之也告子勿求于氣之說果盡可乎夫曰不得則其失先在志已有不克自持之虞曰勿求則其失并在氣且有聽其為暴之患彼亦安知志與氣有相須之故哉自吾言之夫志固氣之帥而氣亦體之充也神明當寂若之際氣不得不受制而

就閑乃百為既動而志之無施不遂者非氣為之用乎志以無耦而貴以有所恃而益貴本末之不相為離也如斯矣淵表當欲動之時氣不得不委蛇而待命及羣感既形而志之有作必奮者非氣為之役乎志以居中而重以有所衛而益重內外之交相為效也如斯矣則謂志能渝氣而常尊可也謂志能遺氣而獨尊不可也謂氣不與志而並大可也謂氣不輔志而成大不可也殆志至而氣即次焉者乎唯志至則氣輔志而寔不先志尊為帥者當思所以隆其帥之權唯氣次則志馭氣而寔不離氣藉其充者亦有所以致其充之用故善事心者知志為至而必欲其體以自存知氣即次而必嚴其功以相治非好勞也欲其氣以一歸于志則氣雖欲暴而志不予以權焉心之所以無不得也不然志既持矣而氣獨任其自暴天下安有孤立之帥乎哉抑善事心者知氣不徒次而必植其志以為基知志不徒至而必責其氣以為輔非分治也正吾志以受調乎氣則志司其令而氣不窮以行焉心之所以自不動也不然氣既暴矣而志并無以自持天下安有不尊之帥乎哉持其志無暴其氣此聖賢守約之道所謂深於不動心者耳彼告子者不能持志而使之不得不能無暴而僅云勿求亦安見其可哉

語似平而實側開說而取側意則露處太分明每二句用揣發則雖露而渾亦一法也蓋下文公孫之疑不在重氣一邊而疑在至次字

以為既分至次則自有輕重矣故至次句平置而前後串說尤有手法

夫志　趙

夫志氣之　四句　笪重光

大賢明志氣之相須功有兼致者也夫持志即以無暴惟無暴而後成其持志也故至次亦不甚遠之辭使人自悟耳且學者從事于心在明其緩急之分固也然亦有緩急之勢無以相懸者吾心有甚亟之圖必得其輔此者而乃以成其尊則兼致之者所以獨尊之也夫告子勿求于氣之說吾究以為不可者固以志帥乎氣而氣即充乎體者耳吾試言志氣相須之故凡言制心不動者世必以為知志之獨尊者也然制心而心終至于動其輕志者孰甚焉吾則尊其志于至以明位之無偶者在斯而功之甚崇者自在斯則志誠至矣雖氣不得與之爭衡矣凡

言置氣勿求者世必以為知氣之當輕者也然氣愈不求而心愈不得其輕氣也又奚益焉吾則亦尊其氣于次以明權之有屬者在斯而勢之相輔者即在斯則氣僅次矣雖志不能含之孤上矣然則志氣二物乎哉從事于志氣二功乎哉志之由心而發也發于正亦或發于偏因以有持之之功以守其內志不持即使時時得于心猶不謂之持也何者無聖賢敬守之學問則堅信反以成私故未有明于志之為至而不察于持之之方者也持固然也氣之稟志而行也行乎是亦或行乎非因以有無暴之功以防于外氣不能無暴即彼稱守氣者俱謂之暴已耳何者無古人循理之修治則壯往適以多虞故未有已明于氣之為次而不急于無暴之方者也無暴又有然也至以言乎主之者必先矣次以言乎隨之者亦不後矣持則氣自可退聽而無暴又可寂然而空守一心乎哉

（誠字僅字都妙）（二句頓出故）（曰語氣）（持與無暴皆有洗發）（寔對吉子下砭親切）（串下一線）（內外焰註）（極說盡又能留下疑案）

題意平中見仄題氣仄處還平所以有下文疑案翫其下筆摺挾之妙如隼擊鶴翔亂雲藏影夫志以下六句平列無疑疑關在至次二字孟子輕下原平公孫重讀覺仄耳孟子平中之仄在氣而公孫所疑之仄却在志其錯綜處在此却須為清疏不得但從不得于心勿求于氣翻落至次則平仄都見恰好是辨駁可不可本旨持與無暴大都混點過去無此體會精切

（結束古勁）

夫志　笠

我知言我　二句　當鴻業

大賢自明其不動心之由所以別于異學也夫言有不得氣有勿求心何能不動乎知之而善養之亦大異于告子矣語公孫丑曰不動心之學一也顧有循名則無異而稽實則大殊者徒制其心使不動與夫治其心所受擾之處以安心之固然而自能不動斯其難易遲速之間我終不以彼易此耳我果何所長哉君子于天下之物未而能受使外入之數疑眩不生則有主者泰矣天下之事至而能應使一身之內主輔相得則居中者尊矣是故物之處外而善感者言也是非之形雜進吾前能保其中之不為所搖乎然亦不必求所為却之之法也恃吾之知

源流清楚筆

根定不動心講精切

對勿求

有以定之耳一事之指必有異同以意測焉不能剖也揆之以道則自合一論之緒必有真偽以巧億焉不能悉也命之以理則各正蓋言出于彼者是非邪正雖不能禁其不來而權衡存乎我者則若其所素定所以言之未至不必分一心以為之迎言之既往不必留一心以為之待我四十以前亦幾格物窮理而幸有此不惑之一會也則誠知言也物之處內而聽命者氣也純駁之界雜居吾體能必其中之不為所累乎然亦不必執所為抑之之論也恃吾之養有以全之再一體之中神明不可以孤居營衛多則本原常逸而擾之者不至一氣之中真純恒易于弱喪培植厚則天機常流而當之者莫禦蓋浩然之氣得于天者全體大用雖不可以人為而滋息之存乎我者則欲其無不全所以心在寂時有氣以為之衛心在感時有氣以為之役我四十以前亦幾積功累行而幸有此無懼之一候也則誠善養吾浩然之氣也是則有主而虛即在外之言已纖毫畢照而況乎言之有不得無欲而靜使正氣常存即私邪退聽而何必氣之欲勿求我之長于告子以此

以不動心為宗以不得勿求為焰亦人所易曉也無其精實耳兩句說自己來不及換入告子語氣未免夾和雖巧便細味終有病此只于言後結出更高

知字有窺理

所以不動心

養氣精窺却不侵下

方徹出告子之非

我知富

我知言我　節　顧豹文

大賢自言其心之所得寔有其求之〻功焉夫心不能含言與氣而自存也明矣則求其不動必知焉養焉後可孟子曰告子之不動心謂即有不得而一制之以不求不可也夫至不得而始議求焉即求之庸遽可乎蓋心有必至之數則遂有不得不治之數求之于未始不得之時而後有不求而自得者未可輙云無動也我果惡乎長哉度我自抱其心可以辭天下之言使之莫來否也度我不辭天下之言其來者有是而無非否也又度言之襍陳于我前者可無中于我心否也是皆不能則心之為得為失言有以與之是故我之求于言者亦甚力矣方其求

一〇華〇折〇剖〇吉〇子〇

〇卑〇不〇浮〇不〇動〇

〇言〇氣〇卑〇心〇

〇對〇鋒〇緊〇對〇

〇交〇關〇處〇作〇疊〇陣〇說〇透〇而〇我〇字〇乙〇振〇彼〇殺〇與〇有〇何〇意〇味〇

之于言心即不能不為言動而我不能為心任蔽久之而有以立羣言之極即無俟于求而有殺入而遂通者此時之心不既恬乎夫即不知而得不動較之知焉而不動者其相去有間矣況心以為不知則必不能不至于動心以為知則必不至于動何如寔求所以知者使心與言兩相遇則兩相釋哉度我日用之心可以屏我之氣使之無出否也度我不能自屏其氣其出者有善而無暴否也度氣之雜出于我體者可無與于我心否也是皆不能則心之為惴為往氣有以致之是故我之求于氣者亦甚力矣方其求之于氣心亦不能不為氣動而我不敢為心任逸久之而有以貞事變之猝即無事于求而有泰然其自足者此時之心不倍夷乎夫即不養而得不動較之養焉而不動者其相去有間矣況不養者乘于心則必不能不至于動養者輔于心則必不至于動何如寔求所為養者使心與氣兩相比則兩相濟哉

到不得而後求已是補救未着況勿求乎知言養氣是不得前一步工夫與告子之所謂求本自不同告子只強制于臨時孟子惟培養于平日此自然不至于不得而心之所由不動也文思英越道得此意精明

我知　顧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傅感丁

養氣以安心、所由與勿求氣者異也、夫氣由心生、而浩然之氣、又以衛心也、誠善以養之、心之不動豈強與、孟子又自表其不動心之功曰、人有性而心形焉、此可恃而不可恃者也、人有心而氣隨焉、此不可任而可任者也、恃其心而無所恃以獲之、則所恃者強焉已耳、即任其氣而無所任以保之、則所任者亦虛焉已耳、顧我之所以長於告子者、不僅知言已也、凡人有無言之時、未有無心之時、言至而心不惑者、言往而心復冥、此時之心、將安恃乎、凡人有治言之心、未有治心之心、使一心以治言者、又一心以治心、此時之心、將安任乎、我則果又何長於告子

清杞相引

名言

從言落脉根定不動心有法

哉夫告子之所以制于心者緣于氣之未馴耳事未至則無氣以為居而徒繫其心而心不得安事既至則無氣以為應而徒冥其心而心亦不得安是有心而無氣也無氣併無心矣我其無氣也乎哉且告子氣之不能安其心者又緣于氣之勿盛耳未用則心不足以充氣而反扼其氣而心勿遷既用則氣不足以快心而反置其氣而心又勿遷是有氣而非浩然之氣也非浩然之氣則非氣矣我非浩然也乎哉然則我與告子同有此氣也乃吾則浩然彼則勿浩然者何也絕其本而勿植之則勿浩然矣違其用而勿達之則勿浩然矣是告子之無浩然之氣也告子之勿養也我則順焉致焉桓涵此氣於淡漠之間抑告子同具此浩然之氣也乃吾則得養彼則不得養者又何也體之正而屈用焉則勿得養矣勢之曲而徑情焉則勿得養矣是告子之不養氣也告子之勿善養也我則育焉植焉恒葆此氣于詩書之內我憶四十以來幸我之不為吾氣用而覺我之能用吾氣幸吾氣之足以輔吾心而吾心之不為吾氣役我固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其所長又如此

評者謂我字與告子對故伴說為是不知此下何句不對告子耶蓋浩然之形容善養之方法俱在下文空筆則無理實做則侵位故借告子反襯出來如畫家繪雪以墨染空地法耳此正做浩然善養非做我字也立說一誤便開人走油腔挑弄我字之弊故辨之○先講

浩然之氣次出善養先講氣次出浩然先講養次出善步驟既清丘壑亦邃他人鵲崙做去非空油即疊架矣凡一句題俱宜悟拆劃層次之法心與氣相關處此文能了然不似時作硬扯不動心閑話

我善　傅

其為氣也　二節　張永祺

大賢言氣唯不失其本然者而用始著矣蓋氣之剛大本如是其塞天地惟善養者得全之而後足配道義焉不可想見其浩然哉今夫浩然之氣其難言者何也守之者徒恃為一往之私暴之者率受其紛紜之累而氣遂隱于不可知矣吾固久為體驗焉而後真能有得也而又未易形容也姑與子究極于本然之體以觀其所以然之故而推之于所必然之用則氣之為氣可得而知焉夫其為氣也氤氳之始寔有是充周無盡者而人受之以生則超于法象之表自非形之所得拘翕闢之原寔有是動盪莫禦者而人得之以立則運于器體之中自非勢之所

（誰有此精鑿浩然二字氣象亦見）（至大至剛）（方是本然體段如此）

得屈是言剛大者莫過于此矣誠足以任天地間之至重而無外致天地間之至遠而不撓矣然非冥冥焉置之勿求遂足以全其固有也必以直養而無害焉仰而高明俯而博厚分而變蕃動植何莫非此氣流行于天地間而吾已全其始量矣藐然者雖中處乎乾坤吾同體也萬物吾胞與也靜有以自存動有以相統也極剛大之所際何如是其充塞無間也哉而氣之為氣吾始得而用之矣積累之功已至而卒乘之動毅然處之而有餘涵養之力既純而重大之來坦然應之而無懼故義其所當然者而非自行也惟精明正大之氣載之而出則隨吾心之所之而不患于中阻道其所共由者而非自著也惟堅毅剛果之氣助之而形則循是理之所安而不病于中乘蓋道義至散氣能聚之道義至虛氣能寔之本乎一原通乎萬變剛大之用有如此者藉令無之而一身之中筋骸不能自持手足不能相喻索然枯槁于天地之間其本體已失矣安望其配道義而不餒耶吾于四十年間反身循理而復其賦予之初克己治私而獲其一日之用誠以直養無害而後能至于斯也彼不得而勿求者烏知氣之為氣果如是其浩然也哉

塞天地間觀得平寔

轉到直養焰勿求妙

仍是完得本然

塞字精鑿

是養成後于處事應物

上說正見用處

配道義精鑿

還他無是句即繳上節老氣橫溢

孟子寔得如此

此所謂難言也

上節言本然體段如此下節言養成之用如此界分極清人作直養二句便占下文作配義道又懸空與上文無別字字精鑿皆從先儒語錄中來非舉業家所易到也

其為　張

其為氣也　二節　沈自南

大賢言氣而浩然者可知也夫氣之剛大也養之則天地可塞無是則道義亦餒故浩然必歸之善養者孟子曰浩然之氣口不能言其然也（是難言之言轉）而心識其所以然心識其所以然者其體並如是其功用如是如是而（語自下）（直盡出孟子在指）（數說之參兩其為氣也語況活現）得如是而失了然如在我指數間而亦遂能言其然也夫猶是氣耳勿求者聽其存亡暴氣者傷於趍蹶欲想見其所謂浩然者而已不可得（非孟子善養千古誰能道出）矣吾安能不致思夫其為氣也大矣又至大矣拓群類於無涯者即連群類之往來而未足以量其區隅也剛矣又至剛矣歷百變而不折者即揔百變之推遷而未足以竟其終始也此氣之本量然也知所以養

之而剛大者不能加即不知所以養之而剛大者莫能損然不知所以養之而氣之在天地間者無與於吾身知所以養之而可聚天地之氣於吾身者亦可充吾身之氣於天地其直養乎其直養而無害乎可以觀其塞矣而人或疑之以我之所以能當大事臨大難而斷然而不懼確然而不拔者以其有道義在耳豈耑恃氣而不知道義也者其能不依氣而立不藉氣而旁皇周浹者乎則曷不自直養之後而又思夫其為氣也蓋配義與道者也莫大於道義非道義之能大氣大之也莫剛於道義非道義之能剛氣剛之也蓋直養者天機不搖於嗜欲平淡不傷於聰明而時合其宜理歸其準則道義亦養中必至之條理而構道義者利害不入於我心是非不奪于人口而守之能固行之能力則氣又道義中必遂之機勢也有是氣以塞天地而有餘者無是氣以充一身而不足夫氣之剛大何如而乃若是其餒哉則亦惟善養與不善養之故也觀所以浩然而浩然可知即觀所以不能浩然而浩然又可知矣則養氣者不當求之浩然而求之浩然所以生也

上節是本然之體段下節是養成之用疆界畫然却只一氣蟠屈無描頭畫角支離典認之態此那得不向神氣求之

（不可謂無損然体）（段原在）（折落下節健而爽）（四環上文組織一片）（便有下文在）（兩句收拾）（一句來住）

其為　沈

則塞于天　句　鄭為光

極言氣之所塞、而所為浩然者可思也、夫浩然者未易言、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氣之塞也、不有待于善養者哉、今夫心欲其靜也、而氣不能不動、豈知動者之已涵夫靜乎、蓋莫靜如心、而氣有以存之、亦莫靜如天地、而氣足以輔之、第養之未粹、而量有弗全者、勢亦不能周耳、有如直養無害、而浩然之氣何如乎、名象未分、我與天地同冥、一氣之內、即散處天地之間者、亦無不冥于一氣之內、蓋氣之本量如是也、高卑無事、萬物樂得其虛、敦復既固、天地與我共攝一氣之中、即燦列天地之間者、亦無不攝于一氣之中、蓋氣之功候如是也、上下成能、一身已

（從天地說氣之原便透）（之間二字）

備其實吾由浩然者之難言以得其可言夫不有塞焉者乎殆塞于天地之間已氣之在天地者皆純而近于人者稍雜蓋雜與純不相接而純與純自接也吾惟全其純焉者而天地亦若虛其位以聽吾氣之善入廣而不懼于虧者得所濟也遠而靡有弗屆者獲所儷也則不得不以彌綸之事予之矣氣在天地之間者有純亦有雜而賦于人者無雜而有純蓋雜不能用純而純能用雜也吾惟全其皆純焉者而天地之間亦各去其形以待吾氣之徧給體乎至賾而不使內之不足也游乎無方而不使外之有餘也則不得不以周浹之能屬之矣曠渺之域恒人之所易忘而靜觀者以為與我非無故而然其氣通耳故氣歛于天地無事不見其難氣餘于天地無事不見其易則氣有以恢廓而得凝定者矣而命是氣者豈復有擾其初者乎遼絕之區庸人之所易畏而體備者以為與我必有為而然其氣合耳故氣損于天地之初無事不見其變氣周于天地之後無事不見其常則氣有以盈溢而得貞靜者矣而主是氣者豈復有紛其守者乎所以心役氣以為用而氣不以動予心何者心藏天地也氣依心以為歸而心必以動予氣何者氣塞天地也自非善養寧易幾此哉

氣之本來與究竟一天地耳而其所塞處却在天地之間若離却之間泛說氣盈天地直是寬皮大話樂記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

（人氣與天地之氣不同妙）（塞字妙）（天地之間氣雜而人純故人能塞天地人）（不能道此）（塞天地之間妙）（歸宿到不動心）（無不開闢）

看世間許多事物道理皆聖賢之氣為之貞幹充周上蟠下際故能參贊而立為三也此能道其所以然只是天地之間四字不混至云天地純而人雜天地之間有純雜而人純人所不會道應理會正蒙理窟得來

則塞　鄭

是集義所　句　玉有年

辨氣所由生集義之功不可誣矣蓋氣必集義而後生則養氣者宜何從乎是不可不致辨也且言氣而及于所養則其體立矣言養而及于所配則其用行矣要其始體固不即立而用亦不遽行也必將有馴致之功與夫感發之自是不可不進求所生焉蓋生者自然之勢也必推原其所自而後養之之功實有可驗生者根極之地也必詳究其所極而後配之之效為不可誣然則氣可不求其所生乎氣亦何自而生乎則集義者是吾心原有一義而相伺者不必皆義也則淆而莫辨惟精以集之不以似義也而或嘗焉不以介義也而或忽焉祛其疑妄以與

生字便始根本外

集義王夫切實正對根本之發

義相合而後內之神明無所擾外之事物得所安其機之毫遂如是也抑知為集義所由致乎吾心原非一義而相類者不能盡義也則散而無統惟廣以集之不以皆義也而姑容一不義焉不以皆不義也而概略一義焉漸為積累以與義相深而後持之一物無所違循之終身無所厭其神之壯往如是也抑知為集義所必致乎然則吾向言直養究亦義養之而已蓋氣之未生則有義即有不義故以需夫集之勞氣之已生祇有義更無不義故常存夫直之概由所上以逮所養要不越此知明處當之學夫亦義本于固有不可得而離焉耳吾向言配義[illegible]究亦義配之而已蓋既養之氣萬事皆歸一義故道為統備之名[illegible]之氣一事自為一義故集有耑致之務由所生以合所配要不踰此左右咸宜之則夫亦義深于內求斯無遺而不遇耳彼外義者烏可襲耶哉

句句對針義襲義外故集字生字皆着實後二比四抱上一節自有精理不同釘釘膠粘之說

是集　王

我故曰告　之也　鄒弘

義以生氣未可為不知者告也夫既已不知義矣又安知氣哉故欲辨告子之言氣不若罪告子之言義蓋任天下之事者氣也（提句主客便清）生天下之氣者義也自義之說不正於天下而氣之說益不得所治矣今欲使天下之言氣者受吾法而大治則必使天下之言義者守吾說而大正雖然此可為知者道難為不知者言也（從知氣跌入知義妙有層次）我故深有罪于告子夫告子詎不自以為知氣者哉不寧惟氣且恒自以為知義矣夫既以為知氣何以吾言氣必曰養彼言氣必曰勿求勿求可謂知氣乎猶夫向者吾言義必（故曰二字統有着落）曰內彼言義必曰外外可謂知義乎不知氣則當罪其不知氣然而氣

不足罪也凡所以不養氣而害氣者皆義之不明也使義明而氣無不明矣故吾不罪告子之不知氣而專罪告子之不知義也然猶有言者曰吾之言氣合夫義以為言者也告子之言義離乎氣以為言者也離亦一意合亦一意未可執此意而罪彼意也而非然也蓋天下之理必有其理之原〻得則罔不得原失則罔不失故一人之說必有其說之本〻治則蔑不治本亂則蔑不亂矣今夫義者氣之本也義者氣之原也天下有匹夫之人而能為卿相之業者非其氣足以勝之也義大故氣不得而小之義重故氣不得而輕之也使告子而能曉然于義則亦曉然於氣矣是即不言氣殆於言之矣為夫本足以相及也天下有伯王之人而反不能為匹夫之事者非其氣不足以勝之也義小故氣不得而大之義輕故氣不得而重之也唯告子不能曉然于義故亦不能曉然于氣也是即不言氣殆于言之矣為夫原亦足以相及也如是而我可以罪告子之言義矣罪其不知義而因以不知氣也如是而我并可以罪告子之言氣矣罪其不知氣由于不知義也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所以正義也所以治氣也

此是推究出告子不求氣病根非辨義內外也前半從氣字側出義字後半從義字徼還氣字纔見我故曰三字胸中別有告子一篇書在最善用架空白描法然其理路極真而筆力極奇矯故轉〻折

折皆有意思後來摹之便成惡套李北海云學我者俗似我者死正不得以秦人燔書而罪燧人也

我故　鄒

必有事焉　長也　張永祺

善養氣者惟純其功於事焉蓋義可為而氣不可為也直養而不忝以人則其功有弗全者與孟子曰氣以集義而生則義固善養者所從事矣要豈易致者乎有當然之功焉為之而不能必其無間不得也有本然之體焉為之而不能聽其自復不可也難言者又在養矣蓋義而曰集則實而驗諸行密而問諸心自非以怠忽之端荒其積累氣而曰生則靜反其體之充不充退省其志之帥不帥豈容以矯揉之力冀其速償吾得而微言之到大之氣何所不足於人而不能保其弗虧也是必求之於念慮之間適安于中正之則雖在隱微者無不欲與天地俱揆

之於酬酢之內悉準于權度之宜雖至纖悉者無不欲與道義合必有事以實致其功而豈他有所計哉習之而不期其成行之而不期其至謂吾事之所安適如是止也功未盡而圖獲之念生焉此中之愧怍已深矣雖賦予之良寔有是浩然充塞沛然流行者在而非可以意必得也勿正之而吾之所宜盡者無非盡矣如是而到大之氣宜若可以自全而不能保其即充也又必貞之于省心之際而涵泳者加深焉念所偶萌質之天地而不悖純之于反躬之力而操存者不失焉義形偶動合之道義而無私心勿忘以自強其功而豈妄有所為哉造之也深而歲躐之弊生焉強而致之施行已難矣雖性命之地寔有是順乎人情宜乎天理者在而非可以人力參也勿助長而吾之所得致者亦可任其自致矣養氣之節度蓋有如是者

兩對而層次分明節奏融合若未嘗兩對者其切寔精細雖歸熙甫見之亦凜然敬國未敢遂張其事

詳集義之功純其心於事而已夫有事而勿正心幾純矣乃忘之失以戒正而滋助之病人以矯忘而滑集義者可勿察歟今夫人學問之事貴其機之自生也故有意者與無意俱累亦貴其力之可繼也而不作者與好作俱傷乃或貪其速而業就乎荒習其勞而力僕乎銳則心之歷夫事而事以累其心也吾與養氣者言集義可乎蓋憂焉責報于天者其盡乎人者必不力乃懲夫躁之失而謂天可恃及鑒于靜之失而又謂人可泰也誠謀事于心何堪此數心之遷奪也彼驟焉期進于安者其為夫勉者必不為遽疾之鮮所獲必自托為安及徐之多所遺而

又作意為勉也誠持心於事何堪以一事而數誤也是必有事焉必有事而勿正焉（即逸心字有手法）義附於心以處本吾夙具之良而積功未深時有不能自必之患則事之貴乎寔致也心得夫義以安亦惟人取攜之便而操修伊始則有無庸自必之端此事之貴乎馴致也如是而氣之充者固美（接注中轉折以反正）報之自臻也則當念始事之艱而初非矯強而希其獲如是而氣未充者則天機之未洽也宜重思致功之自而何敢敏決以償其費君子所為即事而攝其心也奈何心之弊已有因正而生者則亦有因勿正而生者（頓蕩小心之更分明更有節奏）（正落心字）挾計功之念奚能遽許以有成久之倦於所求有以淡泊而消其銳志者矣蓋行業之中衰為夫事之不易效也有動以速效者則從之（又發出相因之義皆便側注）也必甚便故人世矯誣之說每中于晏安自溺之餘懲責效之思則必好言夫省事久之耽于所樂有以優游而忽其耑畜者矣蓋修能之阻喪托于事之無以為也有矯以有為者則營之也不終朝故吾人捷給之私每乘于悔悟忽萌之日此既入于忘必且更流于助也夫至于助（點次有手法）而其病可勝道哉是在有事者自知之亦與忘俱勿之而已揔之義期于集固功之寔積者而非外假也吾安可以無事氣要于生則候之自應者而非速效也吾豈容以有心彼養氣者其審諸

正忘助三者相因雖非朱子正說而文特精刻有發明處○提心字以顧章意注助長以迫下文頓氣字以清過渡老法森然

必有　嵇

必有事焉　三句　毛天麒

實言集義之功、去其害養者而可矣、夫養氣在乎集義、有事勿正、固所以純其養也、而忘與助或相因焉、可不戒諸、若謂吾言浩然之氣而必取於直養無害則凡欲養氣者惟當務所以養之而無容更有他圖矣顧欲使氣之得所養必先去其累吾養者故不可以為非吾養之而姑聽之也又不可以為自吾養之而迫致之也此其功誠不外集義矣夫義而曰集是一事有一端之義數事有數端之義至於事事皆義而氣乃見其浩然非謂此事合義此事可以不合義此義可集此義可以不必集也抑氣而為集義所生是方事于義惟知有義方事於集義惟知

講有事入細全理已盡

說理如話

有集義至于無事非義而氣自形其浩然非謂吾今日集一義而吾今日之氣有以生吾明日集一義而吾明日之氣又有以生也是必有事焉必有事而勿正焉蓋以為有事必全有其事矣操存罔間隨事皆義之所存有積累以基之耳至于氣之養成者何日其養成而有效者何日則不必期也以為有事必專其有事矣省察嘗勤終身皆集義之日有涵泳以臻焉耳至于氣之得其養者何若與養氣之收其報者何若則不宜問也夫如是而氣其果充乎則徵驗之既彰吾之置其心者固不可以或忘夫如是而氣有未充乎則功候之有待吾之操其心者尤不可以或怠思吾向之所有事者何為也哉從而養之優游可也優游而至于偷情焉則不可也而哉悠忽於平時者驟欲其奮盈于一旦將苟且之圖即乘于急緩之後者有之思吾向之所有事而勿正者何為也哉從而養之泮奚可也泮奚而至于廢弛焉則不可也而哉久為之而未見其足快者暫為之而遽欲其速償將緣急之患即伏于玩愒之餘者有之吾願養者之心俱勿之而已矣是則因勿正而得忘因勿忘而得助長鑒懲方切隨滋過悞之端凡氣之失所養者由此也勿正而仍未嘗忘勿忘而仍未嘗助長防制有方益堅調護之力凡氣之得所養者由此也養氣者不亦可知所從事哉吾試即助長之害而極言之

首四字是三句提綱勿正即根緊有事說而字一轉是栽足語非平

舉也故而字中雖有層次而無轉折心勿忘二句又從首句中說如此而猶未也則又但當如此看註中其或未充四字則二句上確有一轉折俗眼迷離輒將三勿字排頭平看不第畛限糊塗即心字煞無安頓處提在前幅既部位倒亂換放勿忘上則三句既平何故此句獨多心字得力在勿正下頓斷二比分清題畛心字天然有箇下落文章入妙只是體貼註義精細無他奇法也

必有事焉　三句　　李逵

究言集義之功唯敬用其心而已夫養氣必以集義為事非心審其候安保其不以正之故而由忘入助乎今夫氣成而心不動然養氣者離心又無所為養也始焉貴制其心于勤苦之域繼焉又貴操其心于淡定之中養氣之節候全矣（提出心字正對告子強制其心也）集義而氣生義襲而氣餒夫亦可以知所從事矣（有事精細使早得三句盡）頑冥之夫不知所事坐失形神豐美之原其心荒而無主躁急之士稍知所事即布盛大昌榮之報其心躐而無序若然則淺深詳略之故安得不一一為養氣者言之也養氣者念吾體之內一理不備則不（義字集字與事字都有分曉）充舍義其何事乎終身而謀之一朝而俟之服道不舍但日盡力于有（有事道盡）

可用之處念吾體之內萬理不備則不充舍集義其何事乎曰：而謀之終身而俟之循途以進惟期黽勉于機自至之時必有事焉而勿正若是亦可謂善操其心矣所謂塞天地配道義浩然于心志之內者其庶幾矣乎若猶未也不可以事之不效而遂忘也或者功力未至也無置吾心也前此固未嘗有期美之意何至半途而遂輟乎心勿忘以畢吾事焉而已矣若猶未也不可以正之不得而遂助也或者優游有待也無急吾心也後此固自或有耶攜之便何須未至而思矯乎勿助長也以畢吾事焉而已矣有事勿忘直養之事也勿正勿助無害之功也始終敬用其心以養其氣也心之所以不動也

遂字秤停鎔煅而出故簡淡而益深厚○此題前輩亦殊混過勿字作三平者多看下文註云舍之不耘忘其所有事揠而助長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則勿忘即對有事勿助即對勿正仍就上句申入一步平若作三平說則勿正與勿助不幾複疊乎或又作三者相因反覆之說朱子云不可萌一期待之心待之不得則必出于私意有所作為又云有事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勿助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由是觀之即有相因意亦是有事與忘相因正與助長相因若正與忘與助未嘗有相因之說也故予終以截做對勘為是雖先輩有三平之文未敢以為然

必有　李

必有事焉　三句　卜陳[illegible]

大賢決言集義之功而尤戒其以義襲之焉蓋有事勿忘則直養矣勿正勿助長則無害矣此集義之功所以純乎今夫氣生於義則集義之功亟矣然空虛不可以言集則必於其事求之紛雜不可以言集則必於其事純之使操之於事而喜事之心或更端而伏厭事之心或乘間而生則非集義者之所敢出耳夫不動心始於養氣養氣始於集義則集義者君子之所必有事也存之幾微之際無不欲與天地俱而求慊於心一刻不敢以自恕察之酧酢之間無不欲與道義配而自反其縮一念不敢以自安斯之謂有事而即氣之所由以長也乎然而氣固未

直起是必有急接上

文語氣

有小講意此語便複

寔勘精細

先提長字是用意處

易長事亦未易盡也以吾方有事於此而圖獲之念生則怠荒之心亦（即首句中也拆諸病便作）生計償之意起則矯揉之功亦起正其可有乎有事者勿之習之而勿（下二比楚子）期其成行之而勿期其至無期必也然而氣猶未易長事尤未易盡也（此折還出界限）則以其心之無期必也似忘而非忘也忘則前念集之而後念不能續（殷法相聯境界各別）一端集之而他端不能繼忘其可有乎有事者勿之涵泳深而幾於自得操存久而幾于自化無怠荒也以其心之無怠荒也似助而非助也（不脫心字）助則集之候未至天而或參以人集之功未全理而或間以欲助長其可有乎有事者勿之優游於守約之餘擴充於剛大之際無矯揉也是故論本然之體則以勿正為先一有計獲之心則氣銳而至於衰功遲（[illegible]重助長為下文張本為告子對病發藥）而加以速不至於助長不已論當然之功則以勿忘為主一有含忘之慮則計功而心益紛強致而心益雜亦不至于助長不止至于助長而（二句收得透亮）養氣尚可言乎夫義之偏全在事事之純雜在心心以生義義以生氣（直是說得出）生者徐而致之漸而充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也彼告子之不動心是為宋人之苗而已矣

截出有事下三勿雁行三段其局法語意雖皆粉本于先民然勿正下疆界仍濃心字安放恰好更能補苴敗闕可謂後來居上○後二比側重勿助孟子正為告子強制其心不能免正助之病故下文直言助長有事勿忘是前之直養勿正勿助是前之無害故節末非徒

無益而又害之害字前後相關文能見得此意尤為從來所未到

必有

學不厭智　二句　夏長泰

全智仁之寔者賢者即所至而推之矣夫盡乎己而及乎物作智仁無餘矣夫子固有不能辭其實者乎且夫古今之所從事焉而若不及者智與仁是也其理為盡人之所可能其事為至人之所不有自非深明其意者亦烏得漫為推崇之論哉子貢之論則深明夫學與教者矣以為理具于心未有不體之于事者也備修明之寔深訓廸之思事如不足而知其心之有餘矣抑心餘于理未有不忘之于心者也躬下學之勞資起予之助心惟至虛而知其事之有實矣則即夫子所謂學不厭者思之而不必別求所為智矣識之止乎偏者其見有涯也識之命其

（在增出老乎）

（先由不厭倦汗知仁聖却是由知仁有不厭倦）

（清焉之句）

（不居處正是知仁）

乙未

全者其理無涯也上下於古今之歸而致力于懋勉之務豈其以學求（聖人學數）智歟夫亦得于智者全斯體于學者至也昧者之于學無所不阻故一（已自不同談得好）往而易盡明者之于學無所不窮故深嘗而愈永不厭也乎哉已引我（翻撿明了）于萬理咸見之始矣則即夫子所謂教不倦者思之而不必別求所為（方是聖之知仁）仁矣道之守其專者其量難周也道之兼為成者其心易貫也究極于疑信之中而相通以往來之故豈其以教見仁歟夫亦得于仁者備斯寄于教者深也存物我之見者欲加厚于人故及量而已足化物我之見者惟自盡其已故教思為無窮不倦也乎哉已偕我于羣倫各正之（姿致風流却不用死然也字醜調）（直追出聖字意象）初矣于此而見夫子之力焉由乎無盡祇此憤樂相生教學相長之事而讓善不有致未罄其範圍之深心于此而見夫子之心焉造乎已至歎焉上晤古昔下風來者之難而大美所歸亦且等為紛華之奪志豈非智之至而仁之盡乎子貢之知聖若此所以推而尊之也

若將學不厭教不倦六字輕看方推出知仁又從知仁推出聖字節節遞落非不如題然此八字中全不涉孔子分上事理矣先將聖字高置題前從此字中推出八字故所言皆高人百倍

學不厭智　二句　王伏

推論聖人之學與教、而見智仁之兼備焉、蓋學者多而不厭者少、教者多而不倦者少、夫子之智仁、不於此可見乎、孟子述子貢之言曰、名有辭之而不居者固已、獨是辭之、而其所自遜以為能者、若示人以易能、而實示人以不易至、則在己以為淺者、在人以為深也、夫子聖辭不居、而以學與教自處也、賜竊就所為學不厭者思之、精微以相求而出、誦讀以相觀而深、學之不可以已也、然人事之難窮者莫如學、而人情之所易竭者亦莫如學、極深研幾之務、未幾而信焉、未幾而疑焉、疑信之見淆于慮而怠忽之象著于躬、則是學可為也、不厭不可為也、而夫子

學不厭智　二句　王伏

學字頑所　寔講　不厭倦之難　不厭倦

又拔斷方得回想神理

之不厭已如是謂止是學焉不厭已乎凡學之勤惰必視乎智之大小

實講智仁

非實有見于理之莫盡而何以理無盡而心與之為無盡非實有見于

理之可盡而何以理有盡而心與之為必盡即在夫子亦第以為終與

其氣

始無間不過遼得吾下學之常要以夫子之自視夫學則然而賜之視

夫子則神明之頌意至此為蔑加與夫古今之智者不可得故古今之

又從智仁回抱不厭倦妙

學而不厭者不可得信乎夫子之學不厭也智也賜更就所為教不倦

者思之上善無專己之謀下士有曲成之望教之不可以已也然大道

之不遺者莫如教而吾身之所最勞者亦莫如教迪德起誘之際俄而

見厚焉俄而見薄焉厚薄之情萌于中而棄置之念形于外則是教可

為也不倦不可為也而夫子之不倦已若是謂止是教焉不倦已乎凡

教之詳略必視乎仁之偏全非不忍于人之無知而何以無知者必求

其至于無不知非不忍于人之無能而何以無能者必求其至于無不

能即在夫子亦第以為贊與悱相需不過遼得吾無隱之誨要以夫子

之自視夫教則然而賜之視夫子則胞與之懷意至此為無涯與夫古

使逼

仁既聖語意

今之仁者不可得故古今之教而不倦者不可得信乎夫子之教不倦

也仁也

過渡語也直趕到既聖矣住故二也字下轉身不得但于上四字脉

縫間得停衍拆斷回環之法兩也字便押得悠然不盡

學不　王

宰我曰以　三節　金光房

述知聖者之詞、可明願學之自矣、夫孔子之為孔子、天下一人也、宰我子貢有若之言具在、不可述而志哉、若謂、吾竊嘗於私淑之餘、知東魯之國有人也、道隆于躬、教垂于世、則孔子是、此非余一人之私也、非余一人所得而私、即非當時及門諸賢所可得而私也、然而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予願學之、則必取同堂誦說、親相晤語者而敬識之、自今思焉、智如予賜、非善言德行者耶、智如有若、非似聖人者耶、以善言者言聖、以似聖者言聖、有不極其形容而徒標舉以為名者耶、余不幸不生孔子之時、不得與宰我子貢有若共遊聖人之門也、猶幸而附宰我子

妙有關合

空中洗宕出頭學精神

貢有若之後採其緒言守其一說而得為孔子之徒也當目宰我有言矣子貢有言矣有若有言矣議論不必同而原其推崇之意則謂孔子之前無有孔子焉孔子之後無復有孔子焉不遊皇古不知孔子之尊也不綜往代不知孔子之烈也不歷盡天地間品物之奇不知孔子之無耦也三子者言不一智罔不一也服教既有年而出其論斷之才遂覺無孔子為之後雖盛弗彰焉無孔子為之前雖美亦弗傳焉匹夫為帝王師何必陟天子之位也詩書為後世訓何必興禮樂之文也異人自有天授豈其域于鄉國天下之間也三子者知聖一智何必不一也今試語人曰堯舜可學耶百王可學耶聖人可學耶吾知震而驚之者必衆矣人語人曰擬人以堯舜其可耶擬人于百王其可耶擬人以聖人而尤盛其可耶吾知辭而避之者又衆矣乃由予之說推之唐虞已邈可軼而駕乎其上非他人必孔子也由賜之說推之百王雖往可出而齊乎其量非他人必孔子也由有若之說推之兩間之靈氣為人游氣為物有聖人可以冒凡民之類有至聖又可以冒群聖之類非他人必孔子也然則吾願學孔子洵非余一人之私也

呆寫三段便不得引結之意架空翻弄亦止是軟舌頭寬套數安能如許離奇變幻乎不必牽連前文而大意透脫更見老手

宰我曰　金

宰我曰以　三節　唐子曙

述三賢之論聖不言異而異見矣甚矣三子之知聖也各言其異直舉帝王群聖而上之況夷尹乎此孟子願學之由也若曰吾人折衷羣聖而獨尊一聖以為宗非取昔賢之共尊者尊之亦無以明其不易也若乃道既隆於莫及人咸信其可師雖合參差之論而推崇揚扢斯一聖所由大異者自可曉然無惑耳如宰我子貢有若非知聖者乎知聖如三子而或不言孔子之不可班則我所謂不得班於夷尹者誠叛而不足信也知聖如三子而或不言孔子之何以異則我所謂未有孔子者猶私而不足據也乃我取其言述之一則擬之堯舜而見其尤賢一則

尋常變弄

尚是

上下百王而見其未有一則置之聖人之中而見其尤盛是何其崇尚之詞若出一轍哉如以庸人所及知者論聖則千古帝王之中而得堯舜放勳不再紀重華不再書也仲尼無功可見尚不得比夷尹何況二帝即曰唐虞邈矣他若百王相繼當時服其德政後世傳其禮樂非夷尹所幾即非孔子所克並雖曰未有孔子其誰信之即不然堯舜百王僅以勳猷著者也若舉從來顯晦之聖而計之其超邁等倫如麟鳳山海之不可學而至者何可勝數人不止夷尹已也安在孔子遂邈乎莫與京哉然而知聖如三子不知幾經比量而謂其斷乎難及者何也則以一世之功與萬世之功較而知其不班也不恃功而功莫盛此宰我善學孔子而謂其尤賢也則以一代之禮樂與百代之禮樂較而知其不班也德彌隱而政彌著此子貢善學孔子而謂其未有也則以範圍生民於一時與範圍生民于奕禩者較而知其不班也同乎聖而超乎類此有若善學孔子而謂其獨盛也夫功莫高於堯舜夷尹不能班而孔子軼之政莫隆于百王夷尹遜其盛而孔子過之從來聖人之瑰異奇行者不一夷尹于其中僅處一焉而孔子越群聖而尚之則孔子其可班耶不可班耶孔子既不可班而謂我願學耶不願學耶

三節只証實一異字耳無甚深義所爭在筆陣瓏璁有無邊落木不盡長江之勝而處處穿插夷尹收結願學之旨更得動人法

宰我曰　唐

詩云迨天　侮之　馬世俊

圖治於未然、詩意可深繹也、夫詩不言治國家、而治道已備矣、非周公不能作、非孔子不能讀也、且夫治亂無常形也、而憂國匡時之意不過數聖人為之籌畫而已矣、故或處其盛、而慮宴安之不可懷、或值其衰、而思老成之非過計、則咏歌咨嘆之際、雖曠代而猶可見其心焉、今天下之求治者、其亦未深求夫圖治之言也、嘉謨入告、豈不足為持盈保泰之經、乃有正言不若寓言者、故或處碩膚之望、而托鳥以矢歌也、予羽予音、獨無感飄搖而廑思者乎、祝頌揚休、豈不足見鞏固苞桑之盛、乃有緩言不若危言者、故邃當集蓼之時、而托鳥言以志戒也、我斧我

舒展舉拔

陶風鑄雅古蓋別有風神

銖獨無遇辛螫而疚心者乎我言及時詩則言迨天矣清晏匪不可娛而忽動零雨其濛之感此當日冲人所未能知者也宣平以後誰則知之我言賢能詩則言桑土矣救時匪無奇策而不外將荼蓄租之間此當日二公所不盡知者也共和以降誰則知之我言國家詩則言牖戶矣室家雖近而難安即奈何恃河山之險固也履全盛者且不知而況於式微我言大國詩則言下民矣愚賤雖微而可畏即奈何忘王室之震驚也大一統者且不知而況於列服乃孔子讀之則以為知道也道有救之於已然不若救之於未然者一在事後一在事先也彼積德已久人望禮樂於百年而公歷憂危於一旦則國家無可乘之隙矣有謂我周患於積弱而不能復興者得此道也周官治人立政治法豈復言弱勢也哉道有餙之於將然不若餙之於未然者或爭之於急或圖之緩也彼太平已奏人仰照臨於西土而公禦風雨於東山則國家有丕振之威矣有謂我周弊在崇文而不能靖亂者得此道也天保治內乘薇治外豈復有文弊也哉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孔子之心一周公之心也而圖榮惡辱者當知所決計矣

用經語為肌膚用古筆為筋骨烹煉融洽而出之故其艷為古艷其音為雅音引証題夾和正語是討好法亦是惹厭法不著相便討好著相便惹厭只在用筆雅俗間辨之此文極其花簇而神韻脫洒

老辣意境更自不同

詩云迨　馬

詩云迨天　一節　劉謙吉

治貴乘時知道者在於免侮而已夫陰雨之詩周公戒于未然侮何有焉孔子歎之固為凡有國家者告也嘗讀古而至天保之章周之君臣從容燕笑何其盛也及歷指征東之事不憚竭蹶以圖者周之君臣又何其難竊歎於燕安之悔雖盛世亦有所不免由初盛以至春秋猶見其咨嗟相告之意焉何則有國家者而欲免於不仁之名不獨為君勵精以求而其臣必有深憂積慮之念以固根本之謀不獨在上蒙業而治而其下必有憂時悼俗之儒以深補救之志昔者周公負扆夾輔成王爰懲鴟鴞當其時朝無佚德野無佚士一饋七十起之勤豈其猶有

勢如崩崖怒潮都從上文取意根抵都在寔地

遺賢三百六十之屬豈其猶有遺能而且卜年之報既已優游而暇豫矣八政之修既已克釐五刑之教既已克允時邁式序之邦既已震疊咸畏乃周公以為陰雨之防不可不豫桑土之取不可不備戶牖之密不可不嚴予侮之恐不可不消嗚呼讒言孔興反側未靖公豈翳自明其無罪哉越沖人不卬自恤實惟國家之治不治於此分矣公不能質言而借鳥言之借鳥言之不能明而天下後世必有言其所不能言者孔子所以愾然而興也亂之既形道在外亂之未形道在內詩所為不繁雅而繁風以謹門閾之釁願君無忘七月願臣無忘東山詩所為不言功而言悔以誌綏定之難嗟嗟為此詩者周公也讀此詩者孔子也

一氣排暴

節奏頓蕩雄渾逼古

人氣以雄論文氣方不踈薄

知聖人者聖人也知道者誰乎能治國家者誰乎惟周公悲斧斨惟孔子悲出走傷桃虫而同彼婦之患惟周公歌衮衣惟孔子歌章甫由夢寐以見無逸之心惜乎兩聖人未共得國家而治也圖治而如周公孔子之言可以思矣周公孔子之言而如有所不逮可以悟矣周公孔子之如有不逮而圖治者如周公孔子焉抑亦可以無譏矣為國者奈何不及時以圖治哉

此殷閑情却好

取勢如風雨之迴轉徑如江河之曲一破時流囚瑣之氣

詩云迨　劉

詩云迨天　道乎　徐春溶

詩有為鳥言以喻志者聖人以為知道矣夫未雨而先備公之志為汲汲已孔子曰知道寧獨惜公之遇哉且夫人主撫祖宗已定之天下而（名臣宿儒之言）不能知憂知懼則以未嘗學道之故而老成之訓未聞也夫古之人君（扼道宇截住）遇憂知恤無不上觀天心下察物理而中聞師保老成之規後世不獲（浩歌清嘯如見陰中抱膝時）知此而憂時感事徒見于有心當世者之歎惜此亦有天人志氣之幾（又扼知字截住）焉而未可為不知者告也仁則榮不仁則辱豈惟予言古之人有先之（特重天民二義此）者矣其托喻以告君曰迨天之未陰雨噫嘻人君所畏莫如天言及陰（儒者論道本領處及時畏天也修明政刑敬民也）雨天意未可知矣然吾以為天之仁也人君不能仁愛其民而天反欲

（立論警拔似劉氏父子五行災異疏）

仁愛其君災異之乘以警未危風雨之思以惕驕主不仁者以為辱仁者以為榮已是故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者以承天也天愛而不敢棄之（宋儒之理廣人之文）汲汲乎謀吾根本焉天怒而不敢避之皇皇以修吾輔救焉雖然天之道遠人之道邇也天之聽高民之聽卑也古之善察國運者以畏天惟在敬民故又曰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夫謂之曰侮則必隣封之強大者也不然亦賓要荒服之侯甸也又不則四裔之不庭反側之未輯也而詩乃以為下民夫民豈敢侮君哉然由是而知君以民為基撫后虐仇所必誡也天亦以民為歸自視自聽所必嚴也雖然作詩者周公也公之時天欲陰雨而公救之遂終不陰雨者也越數百年周道漸微天果（奇句在目前）（雋語）（又雋）淒然陰雨矣計其時能為人主徹桑土而綢牖戶者莫如孔子能為人主撫下民而銷外侮者亦莫如孔子而孔子無位于當世遂讀詩感周公之事而歎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道何在無亦在天人之際乎知道（語）（皆是寒本領卷六見識）何知無亦觀天心而察民情之微乎夫宴安靜好萬物之所貪而有道之所畏憂危惕厲物情之所避而天道之所居百世而上之周公百世而下之孔子其以予言為不謬已

（非儒者不能道）

所見獨高濶如王逢原賦南山之田時惜不令半山見之耳從天字民字講出道字握古今治亂之要故論皆深切有本視拈合周孔了事者盡屬兒戲矣文氣高古得之西漢為多

詩云迨　徐

尊賢使能　五節　陳湖璜

有所以致天下之情、經制立而人心聚矣、蓋國所與立、惟士與民、一國之政修、而天下皆得其願也、謂非事之甚盛者哉、且人主欲速得志於天下、必有根本之圖、而後可維國勢於不拔、蓋威以兵力、不如結以仁義也、勤其遠略、不如定其經制也、朝廷有一日之綱紀、而百國之性情動焉、知此者可與言治、今天下弊政有數端、而敝國外患不與焉、何則、自侯王不好士、而賢才委於草莽矣、且小民苦苛法久、入于市者市征之、出於關者關復征之、勢不至盡奪不止、農三其力、而二入於公、是一夫而兩稅也、聚廬而處、乃既征其夫、又罰之布、是一人而三征也、何惑

乎士歎於室民咨於野而遠人且相戒勿入也哉然欲一旦起而灸張（此一）
之廢爾鄉校去爾師儒關市無所設稅斂無所取游徼無所懲則人不（改波瀾極有意思不是泛談）
可蓋此數者皆先王所恃以整齊天下之大權而世主所恃以招徠天
下之大勢也為今日計惟有審時宜釐宿弊與民更始而已官不必備（看得好）
也惟其賢爵固及惠也惟其能二三俊傑從我遊者尊顯之於是有尊（重故上）
使之政去算緡之習嚴禁絕之條市有常刑也或廛或否以逐末之多（半節正為下行五者着意）
寡等之於是有不征不廛之政貨之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非然
則察異言辨異服而財賄我無利焉於是有不征之政農之不力於田
者田畯得而懲勸之否則一之外無橫征九之中無畝稅焉於是有不
稅之政受廛之民能與我于法之中而不必取彼于法之外不免之罪
游惰之徵其悉蠲貸焉於是有無夫布之政此亦僅一國然也起視天（洗發願字留下文地從來未有）（蔵天下即往郭國下半）
下喁喁然無不悅矣且無不皆悅矣願立猶未之立也願藏猶未之藏（節一總輕點正為實效在下）
也願出願耕則猶未之出未之耕也願為之氓則猶未為之氓也然而（如此用過秦文）
悅者如此願者如此其故何哉仁義之澤深而招徠之勢異也是在能（法真得其神氣）
行之者

戰國時諸政弊壞已極孟子就其最大者斟酌以行仁政耳仁政固
不只此也然王者規模大段已具文能識取此意此題極多空翻
假蘇文派頭以為奇古其實謂之惡俗而已讀此真有古人氣息在

○五節尚未說盡。須留下節地步。看其重頓上半截。摠收處。提出願字。則立朝藏市。皆理之應感如此。不是行後實效矣。故虛留只在理。不在文法也。

尊賢　陳

尊賢使能　五節　林堯英

有以狀天下之心者、其政可歷舉也、夫人心不易悅、必有以致其悅者、由士及民、何非觀效于君也哉、孟子曰、人主圖天下之勢。而不集天下之心。非治之善者也。（盡龍悅字）集天下之心。而不集天下共見之心。尤非治之善者也。善為治者。使天下之心。一如在我之心。使天下人人之心。一如在一人之心。而其勢遂蒸然其丕變。吾為有國者思之、夫國家不能無佐理匡勸之資。于是乎有士。不能無懋遷化居之務。于是乎有商。而且不能無賓幣往來之事。于是乎有旅。不能無謚畝幹止之衆。于是乎有農與民之數者。豈非有國者望其徯應以成雄圖。而羣往以示無外也哉、

然而未可遽得也以名法之驅而求其悅也難以文令之布而致其皆悅也則又難以旦夕苟且之術而令其皆悅而願也則尤難嘗取一代之大勢而計之其依戴于我者皆其求全于我者也秀者有可用之才貴有以盡其才朴者有欲遂之私貴有以恤其私天下之望我者既深則我之感天下也不可以無具人取一代之主術而衡之其感召乎下者皆其曲體乎下者也爵祿為奔走當世之名而名貴存之以寔財用為生養兆人之權而權貴通之以意我之及天下者既周則天下之應我也不虞其薄效吾見猶是朝也而茲則賢能奮庸俊傑就職之朝也猶是市也而茲則過市有禁不征不廛之市也若夫關以通天下之行旅而司關掌節譏而不征此日之關則已異農以勸天下之力作而廣人終畝助而不稅此日之野則已異氓以隸王人之版宇而力役有常征布縷有常賦無夫里之布此日之氓則大異存乎下之心者即動乎下之心出乎一人之心者即入乎千萬人之心其悅也不以名法驅而以性情感也其皆悅也不以文令齊而以神明格也其皆悅而願也不在旦夕之效順而在百年之輸忱也孰謂五者行而天下猶慮難一也哉

五節信實而虛只說感應之情理如此願者未即寔事也其勢側重下信能行至無教而王方是寔效文之靈縱錯組未足占勝〻在善

留餘步耳

尊賢使　林

尊賢使能　五節　陳孚宸

觀士民之情乎、而致之者深也、夫士民之情不一也、而曰皆悅而願、非有以致之不至此、嘗謂人主以尊威之勢、夫亦何求而不得哉、獨所難得者士民歸往之心、必吾有以致士民之心者、而士民之心為吾用而不疑、雖其勢尚疏其事有待而已、得其必然之本已、夫士者何賢能俊傑是也、民者何商旅農氓是也、廷獻為家修之徵、經營為室家之謀、雖不皆悅而願立、願藏、願出、願耕、願為氓也、豈待感之而動、勸之而勉哉、然且有感之而不動者、感不以其道也、以王道感之而無不動也、且有勸之而不勉者、勸不以其政也、以王政勸之而無不勉也、于是上士與

一句立局即擒五願字

提清枉于

五節只空說王政是

辛丑

中士殊科司徒與司馬並進為士籌者無不周則天下之士有不鼓舞以相將者誰歟于是居者不與行者同列六府不與五都共制為民慮者無不詳則天下之商旅農氓有不歡欣而樂赴者誰歟斯時也論其身之所至不即立也不即藏也不即出也不即皆耕而皆泯也論其心之所至皆願立也皆願藏也皆願出也皆願耕而皆願泯也猗歟休哉何以明其然也是在乎信能行之者

二比輕点過五節

身心二義進出願字留出下文有風儘陣馬之快

信浮消

化五為兩立格新雖亦思議所及着眼在下文信能行之句五節只說箇王政感應如此引動能行感者未有實事應者亦止在人情向慕邊看五箇願字寫得栩栩欲活夢靈神技

以不忍人　三句　楊確君

以吾心寔致之於人天下所以仰治也夫本心以行政而所為不忍者已在天下矣何治之難哉乎且人抱一心於不見之中不能善用而博引之是以虛美自況也又何論其於天下乎如不忍人之心固天下所敬求也而先王有心斯有政則知天下又不僅求于吾之心也矣一意之用有所自始者必有所自終此心為吾心也觸于人而動矣廼反于吾而人不動也是以人始也而竟不能以吾終我負人矣一事之端有所自出者必有所自受知人之不可忽也感于心而應矣廼推其心而人不應焉是不忍從心出也而竟不能以人受負吾心矣唯以不忍人

紫紆入倦大是筆妙

（截出有力）

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理立于虛貴實之以事非有所借也力勉之而已以無所借之心勉所得為之事而嘉績康功祇以畢一時之勤瘁自非以存之淵衷者布之堂廟則天下亦何賴此穆清獨慰之理也愛生于我貴致之于物非有所加也直推之而已以無所加之事推吾必至之心而福興患革乃以終一刻之憫皇自非以積之幽微者廣諸暨被天下亦何愛此深宮斂福之懷也從吾心而求之為近理從近理而赴之為遠功天下望我之昭敕非一日也吾日以性情福之而人不知以輯釐布施之而迺曰我王之性情果如此其厚也故工虛水火古人有必不可少之官而四海無難歌之福從吾心而著之為己生從己生而救之為人能天下待我之綏理非一事也吾日以感慨答之而洋不究以經營周被之而乃曰其昔之感慨真與我相切也故政刑禮樂皆古人必不可已之事而兆姓無難協之和蓋天下可運之掌上矣王者無一本之施故以初幾救始仁心無中止之勢必以達用究圖人奈何不法先王也

（以字行字精神分出）（反然得矯甚）（名理淵然非塵土中語）（筆力拙摺）（奇絕）（及從後看出心妙）

以行二字即包下擴充義先王不待擴充自然行之衆人必待擴充方能行得此三句是聖人與衆人交接處孟子就上文指出示人疊語最急妙以曲筆傳之捫參歷井無非奇境

以不　楊

惻隱之心　八句　吳升東

由心以溯性、其端可類舉也、夫心之所見、即性之所存也、仁義禮智、不已見端于此哉、嘗謂夫人有性而情具焉、（原流井）情之分見于外者不容誣也、夫人有情而性亦著焉、性之原始于內者更不容誣也、蓋情出于可見而性藏于不可見、惟即其可見者以溯之、而其不可見者固已明于其緒而得之矣、吾言不忍之心、而知人之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矣、天下未嘗有無心之人、則亦未嘗有無情之人、故心統性情之全、其載性而處者為心、其本心而出者即情之所以各見矣、天下未嘗有無情之人、則亦未嘗有無性之人、故心兼存發之原、其根心而發者為情、其依情

而見者即性之所由托始矣然則人亦第知有惻隱耳第知有惻隱而所以為惻隱之故有不可得而知者矣然要其主于中者不可謂非有仁以為之也夫惻隱亦何足以盡仁哉但就惻隱以思仁而仁之端不外是矣人亦第知有羞惡耳第知有羞惡而所以為羞惡之故有不可得而知者矣然要其存乎內者不可謂非義以主之也夫羞惡亦何足以盡義哉但就羞惡以思義而義之端不外是矣然則辭讓之心可知也夫人孰無辭讓乎辭讓者偶然之機而所以為辭讓者非偶然之機也則禮為之也夫禮豈盡于辭讓哉而即辭讓以徵禮則禮之端在是耳而是非之心可知也夫人孰無是非乎是非者偶然之故而所以為是非者非偶然之故也則知為之也夫智豈盡于是非哉而即是非以思智則知之端在是耳論有生之初則仁義禮智在先而心在後故心之偶觸于外者性實主之則凡有其性者皆得而主之也其亦無忽視此端而可矣論發見之初則心在先而仁義禮智在後故性之偶形于外者情實為之則凡有其情者皆得而為之也其亦無薄視此端而可矣而奈何自諉于不能也哉

端字便有擴充在不是虛玩閒文

皆程朱窮義

與公都子章語同而意別彼是從用而指其體以証固有此却欲人識其體用而充廣之故加一端字便有一充字對待內之所有須推而出之使盡其量正見重在行不忍人之政意玩其步步焰射擴充

處○性情心三字時文難得如此分明

州隱　吳

無間於取人者故是樂也夫既樂取于人矣又安有間乎不於無所不取不足見取人之大耳今夫為善何樂我不自為而天下人皆代我為之是即其至樂也已雖然有勉強以自為者焉有不勉強而自為者焉至又有渾然忘我與人而形神俱化終始無端亦併非天人時勢所得而方物者如大舜樂取于人非乎夫取於人以為善是尚未足盡舜之大也天下最樂之事或偶一為之而至於遲之又久則性天之樂事不終即生人極樂之事將終身為之而中或取而相易則人倫之樂事可變乃大舜不然也舜之取於人也蓋有可遲之又久者也有不自

（根樂字出華英越）

（刻出自以至三字）

取而相易者也盍自耕稼陶漁以至于為帝觀之已與人相淑而善氣迎焉是善之屬于人者半已者半唯量未包乎其外則有取有不取而天地萬物之遠雖聖人有闕如者矣獨至洋渙無涯之人不知我之為我人之為人即併其一取一予之故還數當年亦自覺渾淪而無指人與己相將而善事積焉是善之生于己者少人者多唯力尚役乎其中則或取或不取而窮達簡煩之隔非聖人有渺然者矣故至從容自然之意自見我之非我人之非人即併其為取為舍之用還念生平亦自覺浩渺而難追蓋善以有所擇執而精而舜正精于無擇執即舜亦以有所隱揚為智而舜正不自見為隱揚要所為取于人以為善者忘物我忘貴賤渾然有若將終身之意人安定其孰為取之孰為與之以為其取于人乃耑在是哉惟其如是則亦不得以為己之事也但以為己之事而已何足樂即亦不得以為此人之事也但以為人之事而已又何足樂取于人以為善取之時義大矣哉

樂取句在上推論意在下本節又無實迹可指只是上下過渡語耳但刻畫無非二字既不複疊又不侵陵而光采四射全理耀然

自耕　俞

其間必有名世者　伊徽

決名世之必有驗諸古而感益深矣夫名世之興或然或否則也為名世者可自慰矣乃其間之必有竟如斯嘗謂君之難其臣也與臣之難其君常相等而至篤生之會則臣之興也恒自其君卜之豈君之能有其臣哉而當時崛起之英初無生不逢主之慨則一日之遭而數百年之故係之矣如王者之必有如此〻其間朝野安危之故當極重而難返者知非元后所獨優何以仁人之獲猶在髦期而遏亂者未聞寡助此其間民物治忽之機際因仍而莫變者又非庸才所勝任何以元聖之求眷及草澤而一德者未嘗乏人蓋必有名世者出焉斷〻然已世

根王者說得法

詞旨生動

不能有主而無輔則其間為喬嶽誕靈之間而豈容有後先之遇故一
名世二字旣解奇初
世之命自王者配之以壽其曆數而一世之名則自王者之佐當之以
明証
永其勛猷其必有者微獨後之人攷古而知之并使居其間者雖躬耕
伊呂惜映子興妙甚
謝聘而寔有昭然不可逃之責則誰寔為之也所可閱詩書而寤歎也
淋漓感慨
世不能有明而無良則其間為陰陽開闢之間而豈敢有升沉之疑故
百世之位自王者享之以一對越之權而百世之名則自王者之輔專
之以昭簡在之意其必有者不第旁之人占風而識之務使當其間者
雖垂綸終老而尚有確然不能謝之事則疇克使之也所可撫往昔而
甲六月天字在
流連也然則必有之故王者為之乎抑名世為之乎謂王者為之則一
又開神經
代風雨之從既有所屬而知覺開先雖伏處可決為公輔之器此以王
交發必有其義始尽
者必名世而信其有也故一人獨佐之而非不足數賢共襄之而非有
餘而何可令翌贊之休僅推往哲謂名世為之則爾日戡定之才既推
風抱而曆數漸歸雖侯國可期以鼎新之運此以名世券王者而愈信
先后說其間二字意足
其有也故後君而生而不遲其遇先君而起而不難其功而何可令遭
逢之盛獨讓古人我能無撫今而誌慨乎
下文時數平治專指王者而言若止鋪張名世雖得自任之意然未
欲平治則孟子之名世已在疑信之間矣處處根定王者王者興便
是欲平治無王者便是未欲平治孟子之名世固自可必也看題極

真人道得淋漓感歎覺李鄴侯天覆地載歌絕是粗氣

其間　伊

孟子道性　節　邵兵斗

見善於性中即見二帝於善中也夫生而有性善在是矣性而為善堯舜在是矣大哉言乎今夫論人於千載以上千載以下相去絕遠矣然而危微固即今日之心愚賤亦具上古之德故典文後之著述多書帝祖後之分支數代吾以為可盡之以一二人并可盡之以一二言孟子天下論性之宗也文公過而見焉抑有說歟蓋論人於皇隲之始命無異命生無異生即五帝之中無二祖而堯舜不出於帝胄終不得議天生之獨錫者生有別而性無別也彼夫聖神文武之號上帝固欲重諱此名矣論性於帝降之餘聖自為聖愚自為愚即二帝之后有二嗣而

原頭道未創開

天命

是孟子道稱正旨

堯舜不傳於朱均終不得議聖人之難再者性無異而習有異也猶是衣裳飲食之恒吾黨正可修明其教矣是以道性則以善盡之言善必以堯舜盡之夫善者世之所庸而堯舜固世之所驚者矣故堯與舜一世而兩見人與堯舜千百世而不一見雖不一見也而非不可見也以吾性視之而立說者可無先後天之論堯舜者善之所獨而善人性之所共者矣故堯不必襲舜之名舜不必襲堯之名天下後世不必襲堯舜之名非不樂襲也人同是性而不必襲也以善合之而立言者更不必有大小宗之議此固教胄之說而即為作聖之基歟天下有聖人之學有天子之學不過即盡性之學天下有總天之功有總人之功不過即總善之功學全而功全功全而千古之性無不全此固定性之言而不異三善之誨歟性在忠孝者風雷井廩之奇舜不必法堯而有其事性在禮樂者俎豆羽籥之文後世不必法堯舜而有其理：存而事存事存而一人之性與千萬人之性無不存然則性善也者在聖人為皇極為帝則在凡庸為民質為民彝而吾儒言之摠一堯舜也道也

橫見側出全身發越

天言發之

元奇嗣

孟子引掖

宗情及其明邊

性善堯舜固直窮本原然正是接引庸衆以我固有之人皆可為也鋒芒銳甚却得誘掖世子妙用

孟子道 邵